

名

盘

游

赏

江山秋色图

(1)



出版说明

中国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人类的艺术宝库中，她无异是一颗灿烂的明珠，放射着异彩。几千年来由于前辈画家的辛勤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绘画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新美术的必要条件。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名画鉴赏》这套丛书，每辑介绍中国古代较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一至二幅。书中附有说明文字及局部放大图版，以便于读者研究和参考。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关于《江山秋色图》卷

杨臣彬

在传世的我国古代绘画作品中，故宫博物院藏《江山秋色图》卷是一幅极其精彩的山水画巨作，相传为南宋赵伯驹所画。它每次在绘画馆展出，都吸引着美术界和广大观众的注意，是一件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古代艺术珍品。

此图作者在继承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画法的基础上，以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将这一传统画法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使其更臻完善和成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艺术特点、创作思想和艺术风尚。画幅中所表现的秀美壮丽的山川景色，使千百年后的观者品味起来如饮醇醪，不能不使人陶醉在美的馨香中以致流连忘返，从而诱发人们对祖国锦绣河山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眷恋。

《江山秋色图》绢本，青绿着色，纵五六·六厘米，横三二三·二厘米。它采用传统的横卷形式，图中布设巉岩陡壑，绝涧险崖，邃谷岩穴，深潭浅滩。又有飞瀑高悬，鸣泉涌流，溪水潺湲，烟波浩渺，云气蒸腾，一派“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势。山间的长松翠柏、修竹疏柳、枫、榆、楸、桐、椿、栎、桑、槐与烂漫的山花相互掩映，将画面装点得更加清幽秀美，显现出日丽风和、“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佳境。在山水中，随着山势和地形的变化，分别铺陈着僧寺、道观，楼台、殿阁，孤亭、宝塔，栈道、迴廊，水榭、山馆，竹坞、村舍，舟、车、桥、涵等。凡此种种都错落有致，与自然景色相呼应，显得十分壮观。图中还画了许多人物活动，如渔父张网，艄公摇船，逸人寻幽；还有松荫对话，溪边闲息，崖畔观瀑，凭栏远眺，登高驻马望山，驱车策蹇征程……。那河干鸿雁或群集沙滩，或游弋水中。这一切都使画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让观者百看不厌。

《江山秋色图》在布局上采取传统的“散点透视”，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画“三远”构图法，并且将高远、平远、深远三者恰当地结合在一起交替使用，并以平视或俯视的角度有条不紊地处理画面景物，布势奇巧，开合有度，结构复杂严密又虚实相生，或壮丽，或奇伟，或险峻，或平正，或深邃，或开阔，或厚实，或空灵，使整个画面变化中又有统一的整体感。观者临图犹如“随山万转”，时而立足于山巅，时而侧身于崖畔，时而漫步于竹林松径，时而涉足于沙渚溪岸……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领略山川的千姿百态，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江山秋色图》在笔墨设色上继承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传统画法，使其更臻成熟和完美。画山石土坡以“小斧劈”皴为主，并用流畅多变的长线条勾括，根据景物的形质，山石的脉络，或钩斫，或皴擦，或烘染，或点淬。笔墨上有很强的韵律感：忽虚忽实，忽轻忽重，忽缓忽急，忽顿忽挫，山从笔生，笔随山发，笔力劲健秀润，繁密中却极为简要，工整中又灵变不滞，做到了笔无虚下，笔笔恰到好处。山间的各种树木花竹不仅远近位置安排得当，树干的伏立掩仰，枝叶的穿插聚散也非常合度。各种建筑物则多用“界划”方法，笔画匀细圆劲，工整中又饶有变化。人物、鸟兽虽只作为山水的点景，大小不过寸分，而人物须眉、鸟兽羽毛清晰可见，且形象真实，意态生动，很富有情趣。此图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以求得画面基本色调的统一，又根据物体的形质、远近、明暗的不同审施丹青。近处的山石、土坡、竹树明亮处多用石绿兼赭色，其阴影处多用石青或墨青；远山远树或薄雾轻笼中的树石则以淡墨螺青点染，水天处用花青打底，敷以较淡的石青；山间云气或留白，或施以白粉，有浓郁，有清淡，有厚重，有空灵。由于不同颜色的合理使用，不仅使得画面的阴阳向背、远近晦明十分得体，而且使得画面色彩富丽晶莹，增强了此图的艺术效果，使人感到比真山水更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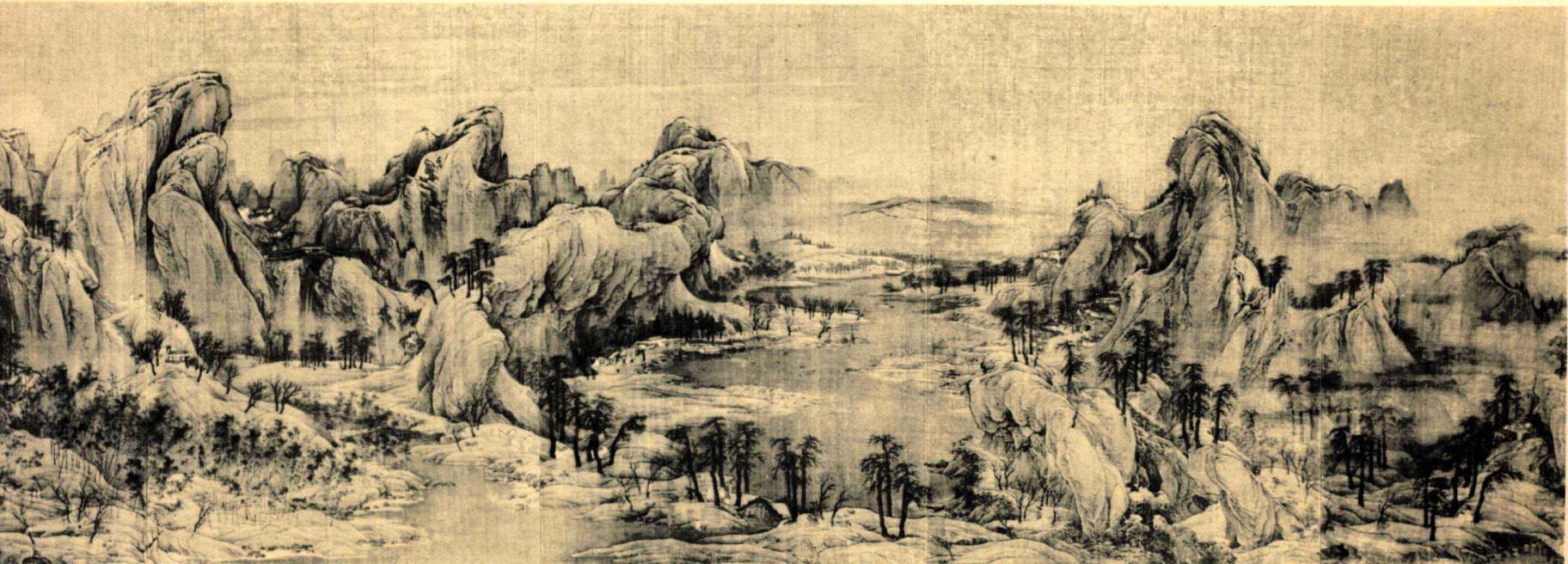
块”。这说明乾隆皇帝并未将此图当作赵伯驹真迹对待，只不过是基本上沿袭旧称而已。

赵伯驹的生平、作品风格面貌，史籍记述也非常简略。他是赵宋宗室，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南宋高宗时代，据宋代邓椿《画继》卷二载：“伯驹，字千里，优于山水、花果、翎毛，光尧皇帝（高宗赵构）尝命画集英殿屏，赏赉甚厚，多作小图流传于世，有所画蟠桧怪石便面，在吉州团练使杨可弼良卿家。官至浙东路钤辖。其弟路分伯骕，字希远，亦长山水、花木，著色尤工。”这是关于赵伯驹最早的记载。其后，元代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尚有“善画山水、花禽、竹石，尤长于人物，精神清润，能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详也，高宗爱重之，仕至浙东兵马钤辖”的记述。关于赵伯驹的传世作品亦很有限，据南宋无名氏撰《赵兰坡（与勗）所藏书画目录》仅记有《扇旸图》、《送刘宪图》、《长江六月图》、《白鹿木犀图》、《赤壁图》、《溪山晚照图》、《乘鸾女》等数图。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尚有“赵千里访戴图有绍兴印”的记载。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书中也著录上述诸图名，但这些均不见存世。至于明清其他各著录书中除重录上述图名外，又增录了大批作品，其真伪多属可疑，有许多是属于改款或纯系作伪冒充。一种情况是作品本身时代较早，本幅无作者款印，因属于青绿山水一路画法，艺术水平也较高，后人添上伪款印，或不忍在本幅加添伪款印，而在签题或跋尾中称其为赵伯驹或李思训所画，类似这种情况所在都有，但不能拿它们作为赵伯驹的风格与此图相比。另一种情况是纯系伪造，以假充真，象明末清初苏州的书画作坊，就专门以伪造赵伯驹等人的青绿山水为能事，这些伪作被后人称为“苏州片子”，其水平之低下，更无法与《江山秋色图》同日而语。总之，确属赵伯驹真迹的传世作品至今尚未见到一件。因此考察赵伯驹绘画的风格面貌就不得不从与其有渊源关系的作家作品中来寻找线索。据记载，赵伯驹及其弟伯骕山水是学李思训青绿山水一路画法。李思训是唐代开元初年大画家，山水树石笔格遒劲，创“金碧”山水画法，自成一派，为历代宗师。前面提到的《江帆楼阁图》传为李氏的作品，世人对此图确否李氏真迹，殊多质疑，一般认为它是李氏传派手笔，比较忠实于李氏的风格。那么赵氏兄弟是否从这路画法吸取营养？我们从故宫博物院藏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发现《万松金阙图》与《江帆楼阁图》在用笔和设色上有些相似之处，特别是松树布指的方法更是接近。如果说从《江帆楼阁图》可以看到赵伯骕师承关系的痕迹，又从《万松金阙图》可以看到赵伯驹绘画风格的影子的话，那么《江山秋色图》无论笔墨设色和风格上都与上述二图迥然不同。因此一些古书画鉴定家认为《江山秋色图》既非赵伯驹所画也不是他的传派，不是没有道理的。从风格看此图要早于赵伯驹，可能出自北宋画院高手所为。由于本幅无作者款印，其画法又是属于工能的青绿山水一路，其时代又不晚于宋，艺术水平也非同一般，故而后人把它当作赵伯驹，托赵氏大名，以增其身价。但是不管此图作者是谁，它也不愧为祖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件瑰宝，它在艺术史上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①引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②此图现藏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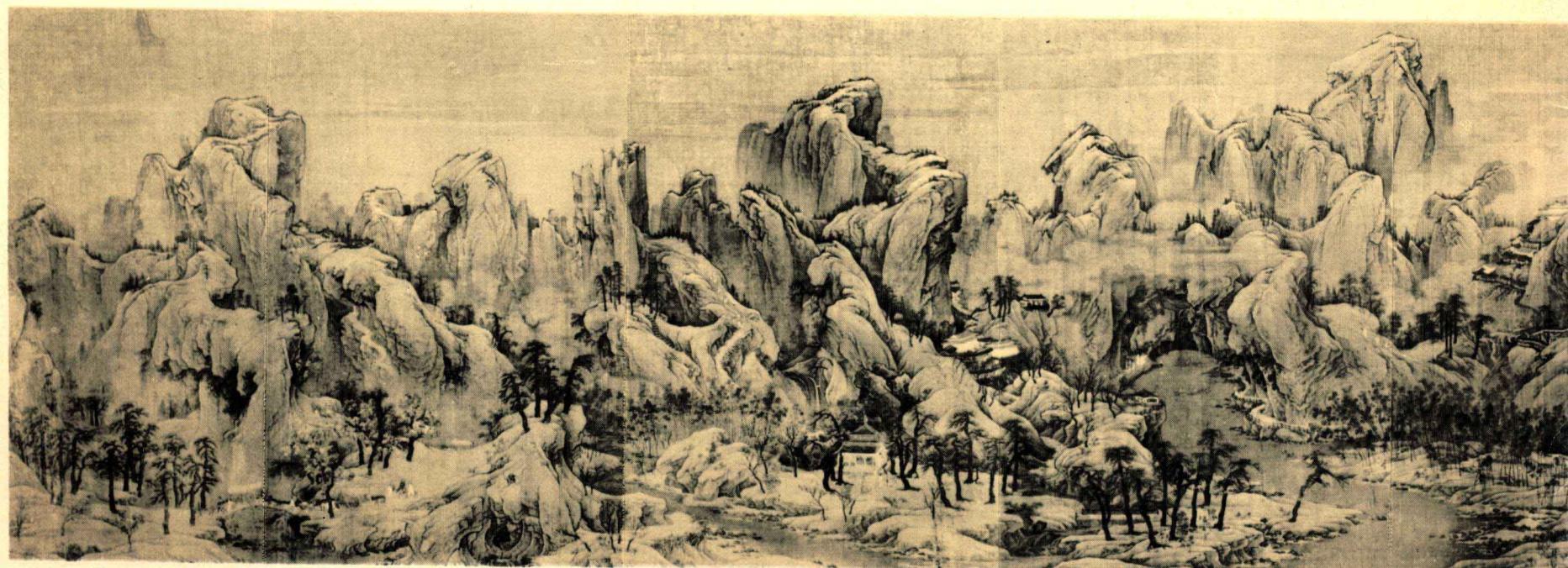
江山秋色图卷 （北宋） 无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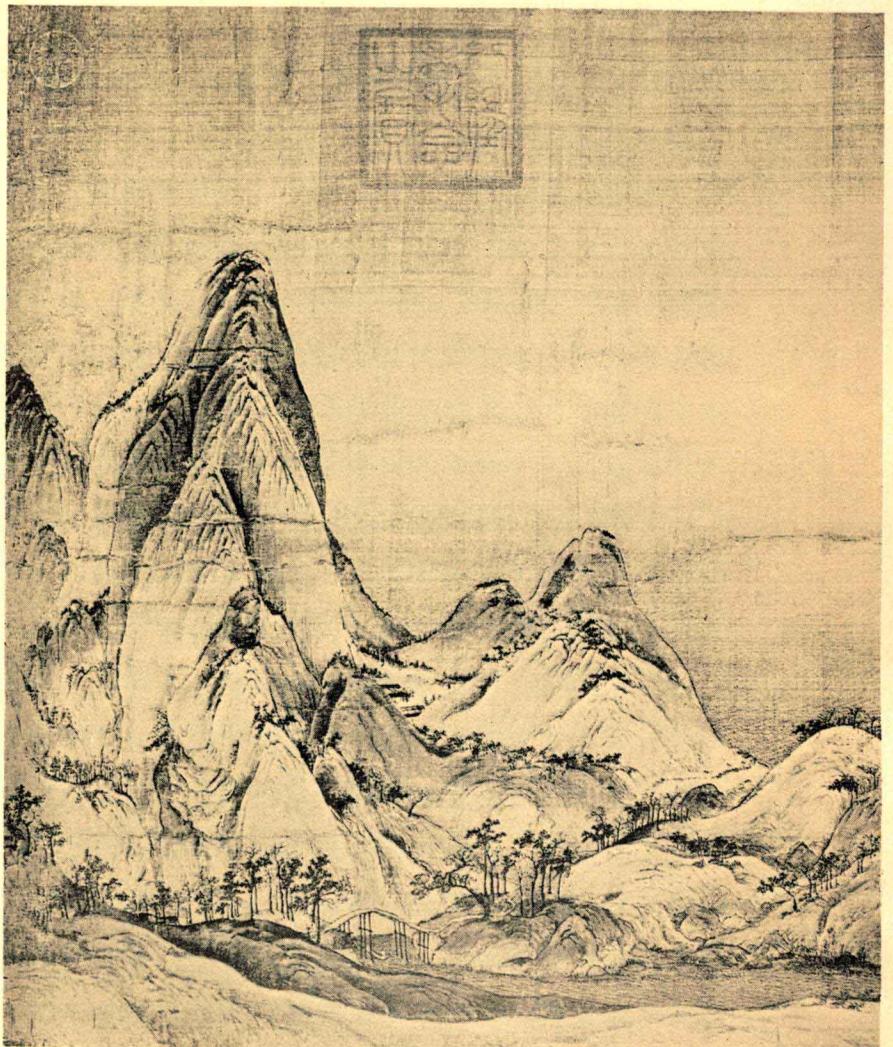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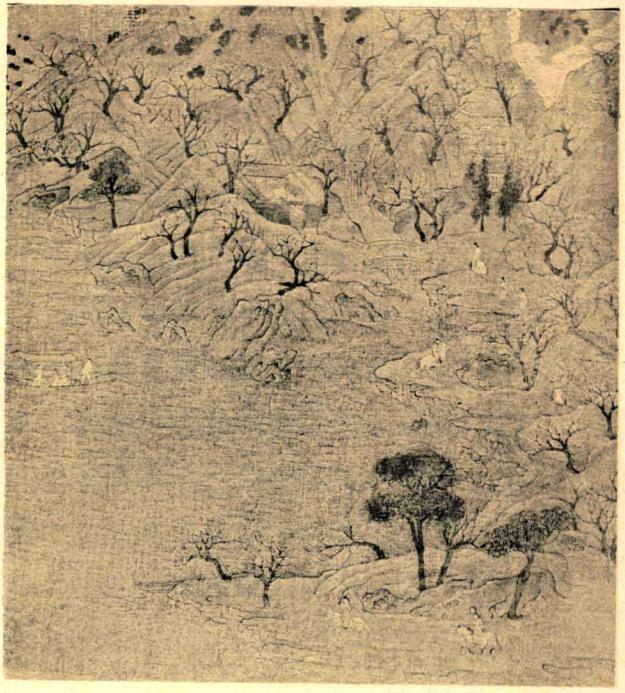


此图变隋唐时代青绿山水古朴、浓重、沉郁的作风而为清丽、明秀的风格，艳而不俗，媚而有骨，反映了青绿山水画由唐到宋的一大发展变化。如果说从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可以看到我国青绿山水画已经由魏、晋时期只作人物背景来处理，在技法上表现出“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①的原始状况，而变为“远近山水，咫尺千里”，把人物作为山水的点景来处理，摆脱画山水的原始状况的束缚，而开始形成独立的山水画科，开创了青绿山水画的端绪的话，那么传为唐代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②在展子虔的基础上加以固定和发展，在表现技法上比《游春图》更显成熟，有雄浑劲健的气势，特别是江水景色的处理，有波澜重叠、倾泻千里的感觉，但在章法的处理上未免有畸轻畸重，重复平列的现象，在描绘一部分不同的树木时，只是停留在枝节、树叶的局部固定形色的描摹，还把握不住对象的特性和整体，这大概是受到技术发展的某些限制。然而，从《江山秋色图》卷可以看出作者无论从布局、结构、笔墨、设色等表现技巧和状物的能力上都远远超过前者。它的高度艺术水平，在存世的古代青绿山水长卷中，唯有北宋末年青年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堪与并列媲美。此图除在幅度上比《千里江山图》短，石青、石绿颜色脱落较多，显得不如《千里江山图》瑰丽晶莹，有美玉微瑕之感外，此图作者在笔墨功夫上却要比王希孟更加成熟、老练，可以明显地看出老画师的风神。

纵观《江山秋色图》卷全图，我们不难想见，作者在此图的创作上不知经过了几番苦心经营，倾注了多少劳动的心血！如果画家不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各种自然景物、人物等形象和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和体验，做到“胸有丘壑”，并加以概括和提炼，同时运用自己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进行慎密的构思形诸绢素，如何能够创造出如此情真意切，笔精墨妙，色彩绚丽的伟大作品？细读此图，我们不能不为古代艺术大师的高度艺术造诣而折服；不仅画家纯熟精湛的技艺值得我们借鉴，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江山秋色图》的作者问题，作品本身并无作者款印，此图曾经明内府收藏，清初在大收藏家梁清标家，有梁氏鉴藏印数方，后进入清宫内府，有乾隆、宣统诸印玺，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抗日战争期间被末代皇帝溥仪携往长春，东北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所收。此图一直沿称为赵伯驹所作。最早见于明初朱标题跋，他写道：“洪武八年孟秋，将既入装裱，所裱者以图来进见，题名曰‘赵千里江山图’。于是舒卷著意于方幅之间，用神微游于笔锋岩峦穹珑幽壑之际，见赵千里之意趣深有秀焉。”朱标在此图作了一番描述之后接着写道：“观斯画景，则有前合后仰，动静盘郁，盖为既秋之景，兼肃气带红叶黄花，壮千里之美景，其为画师者若赵千里安得而易耶！洪武八年文华堂题。”从这段题跋中可以看出，此图在洪武八年（1375）装裱时已题名为“赵千里江山图”，何时代何人所题图名，今因原签题荡然无存，已无从查考，其本幅也无明以前其他任何文字、印记可资考证，题名的下限当不晚于明洪武八年七月，此图虽经梁清标鉴藏，但笔者不敢轻信此图为赵伯驹亲笔。《石渠宝笈》根据朱标题跋中谓此图画的是“既秋之景”，添了“秋色”二字，变为“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但却把此图列为“次等宝一”，未免“以美玉为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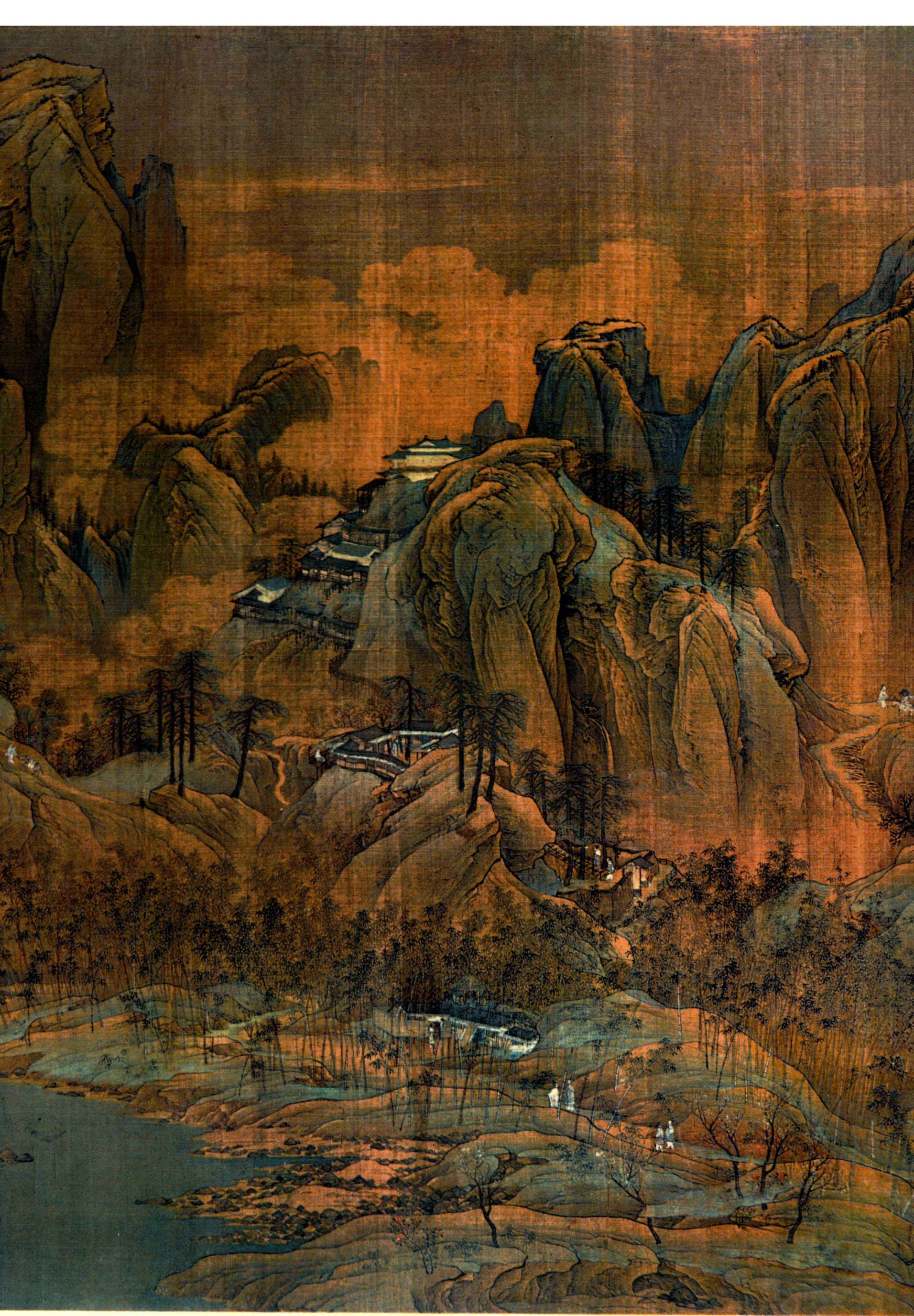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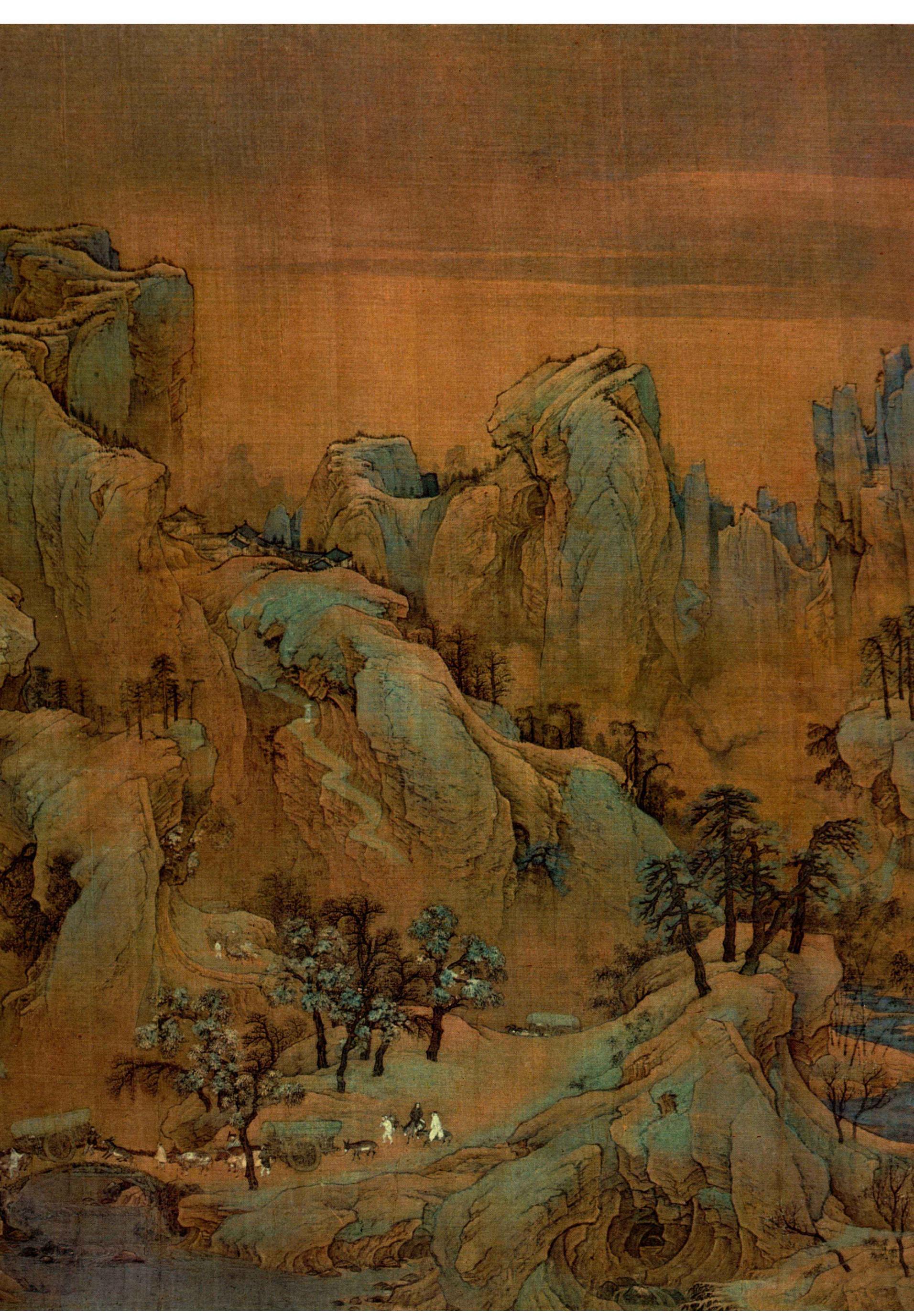
洪武八年孟秋，特啟入裝，稍所補者，以備東遊。見題名曰趙千里江山，於是舒卷，著意於方幅之間，用神微妙於筆端，岩峦穿鑿之際，見趙千里之意趣。深有秀馬若觀斯之面，比誠游山者不過減射臂之勞耳。若言景趣，堂下上於真山者邪？其中秋蕩情狀，非以一端，如山高則有重巒疊嶂，以水則有湍流錯溪，樹生偃蹇，若出水之蒼龍，遙岑隱見，如擁螺髮於天邊，近峰峻拔，露掩僧寺之樓臺，碧蘿萬仞，臨急水，一丸雪，架木昂霄，為棧道，以通人以有車載驢，馳人肩舟，輅又目撫者負薪牧者逐牛，士行築林者，幼相將觀斯畫景，則有前合後仰，鶯靜臘桓，蓋為既秋之景，萬物氣華，紅葉黃花，杜千里之美景，其為畫師者，若趙千里，知得而易耶？

洪武八年秋文華堂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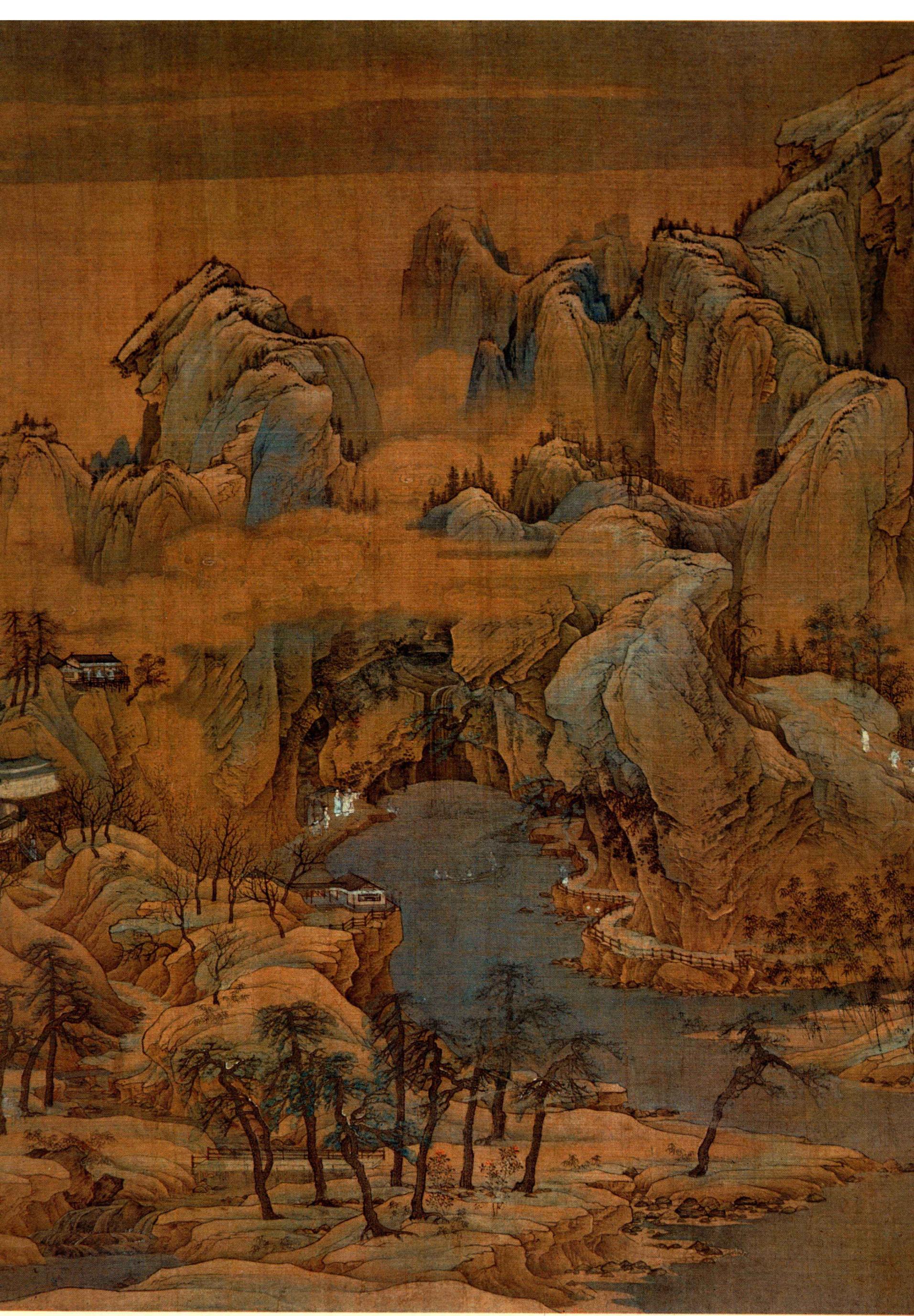
江山秋色图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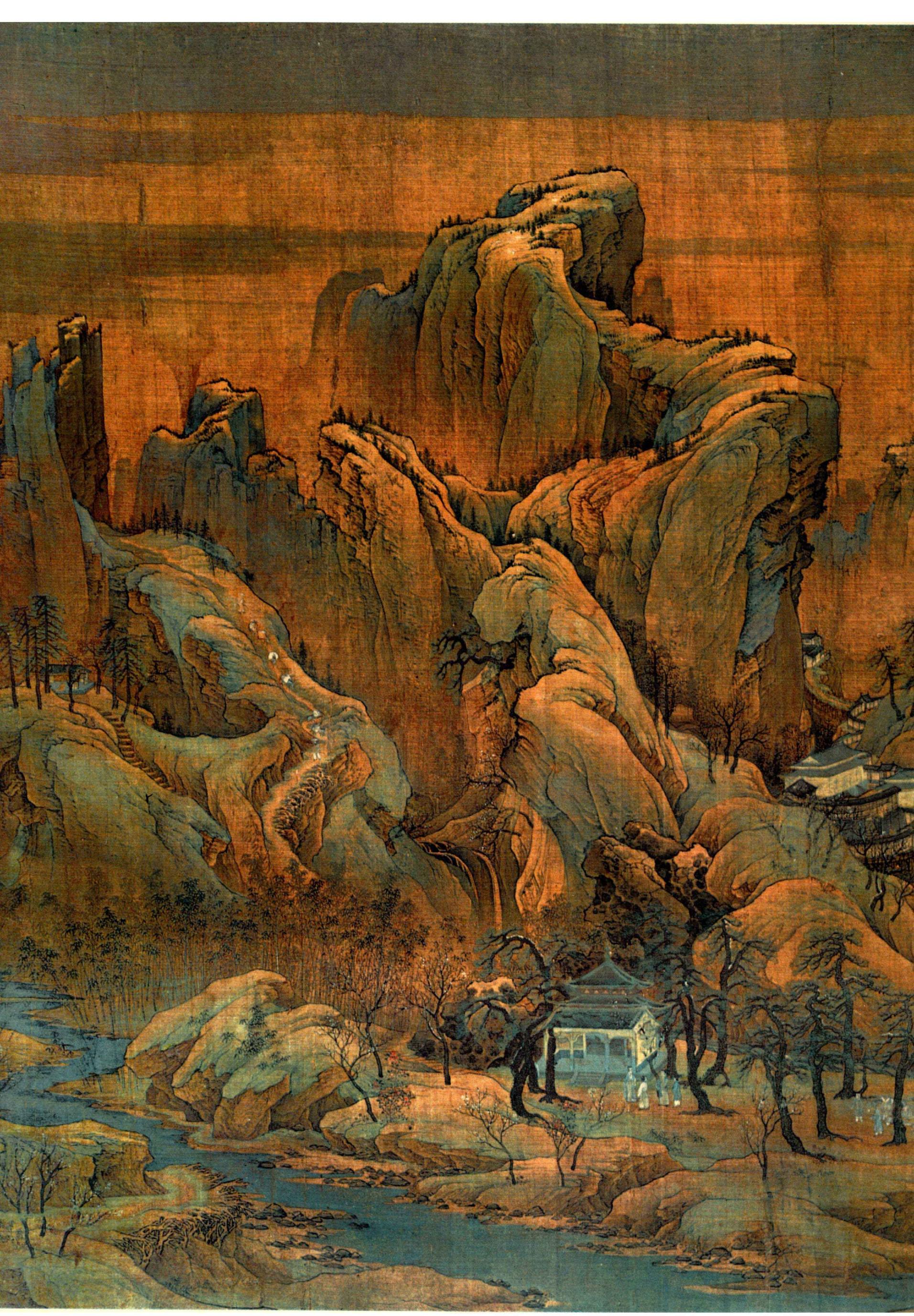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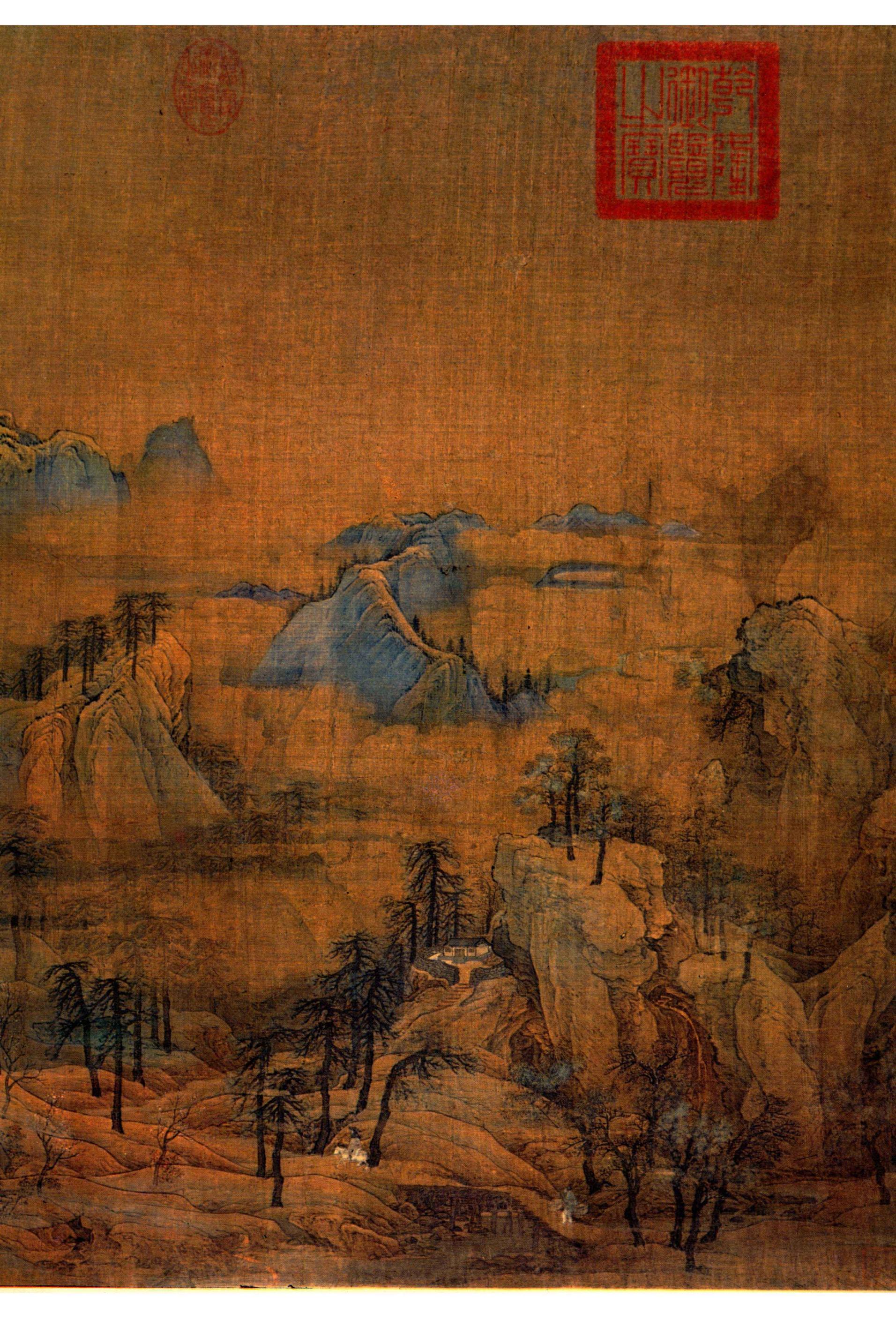
















名画鉴赏 江山秋色图

责任编辑：龚继先 装帧设计：冒怀苏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开本 787×1092 1/8 印张 3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统一书号：8081·12767 定价：2.30元